“木中之王”说

李云龙

有人对我说：“你在林区多年，却未必知道木中之王。”我也真就语塞，于是他讲了个故事给我听。

传说刘秀被人追捕得精疲力尽，饿倒在一株大桑树底下。他往上一看，满树都是紫黑色的桑椹，便饱餐了一顿。后来刘秀称帝，叫办事人将写有“木中之王”四个大字的御匾拿去挂在那棵桑树上。可办事人应付差事，胡乱把匾挂到了椿树上。天理不公，大风骤起，但见桑树潸然泪下，椿树默不作声，杨树击掌冷笑。

显然，传说中的三种树，指的是三种人：“桑树”是凄怆的，“杨树”是不平的，“椿树”是自以为得计的，而传说意在鞭笞那办事人的目的也是极分明的。事情坏就坏到这号子“办事人”的手里。他昏昏噩噩，稀里糊涂，玩忽职守，错挂御匾，使贤人良才受气，奸滑庸碌之徒获益，这如何叫“杨树”能看得惯？

我由此想到今天。当前，一些地方的少数领导者，就颇有一点刘秀手下那办事人的遗风。他们也是飘飘浮浮，糊涂糨子，常常错挂“牌子”，使果实累累的“桑树”得不到应得的报偿，使只能结几片细碎叶子的“椿树”昧着心眼子受奖。这些领导者还往往对他们单位的“桑树”多所指责限阻，而对“椿树”却反而疼爱得很。于是勤而有能的“桑树”成了“搡树”；懒而无能的“臭椿树”成了“香椿树”。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部分人干活，另一部分人得利的不正常现象不就说明了这种情形吗？这怎能不挫伤“桑树”的积极性？又怎能叫“杨树”看得惯？所幸的是，现在“杨树”看不惯有办法了。这是因为时代发生了根本的变迁，加之又适逢改革的年代。只要我们珍爱我们的时代，并锐意改革，“桑树”则必然会堂堂正正地恢复“树中之王”的称号，“椿树”则必然因厮混不成而溜之乎也，“杨树”则必定是鼓掌欢呼，而一班无用的“办事人”则只好干点别的了。

纤印

（散文）

朱　鸿

来到宝鸡峡，我们是欣赏山水的壮观的，谁知走上拦水坝，却有些怕了，竟不由自主地靠在一起。水坝巍巍地耸出水面，人是被举到高空了，只觉风在身上乱吹；偶一低头，满眼黄水，旋旋转转，顿时有了儿时打着秋千的昏晕感觉，心儿一下悬挂起来。那急流冲出闸门撞在大坝上的轰响，那巨浪粉碎之后窜上天空的气势，真够惊心动魄的，一时觉得，在自然面前，人的力量小多了。

从宝鸡峡出来，我们揪草攀石爬上一个山岗，便到了陇海线上。铁道如同两条黑线，一任向前延伸。我们向回走着，那浪的气势看不见了，但水的轰响却跟随着我们，仿佛一个摆脱不掉的幽灵。我们许久默默地没有说话，好象被自然的威力震慑了。

一个走在前边的朋友忽然喊道：

“看呵，纤印！”

我们立刻兴奋起来，跑上前去观看。

那是一个褐黄色、三角形的悬崖，仰头才能望见顶端。崖面上没有溪流，也没有绿苔；岁月已经风化了尖锐的棱角，但是那直的，横的、斜的、弯的，长长短短，密密麻麻的纤印，却格外分明，象是榆树皮上的裂纹，又象乱箭留下的痕迹。在秋阳的映照下，这悬崖仿佛一尊庄严的丰碑！

回头看去，悬崖对面的一个孤峰上，也布满了纤印，可以想象，它们原来是一个整体，现在一分为二了，铁道便从劈开的山间穿过。

望着这些纤印，我们着实不敢相信这是人凿的，但这分明就是凿出的。向正在附近工作的一个工人打听，他指着苍苍的群山告诉我们：宝鸡以西，满是大山，铺设铁道，不劈山、不架桥怎么行？炸药只能炸个大概，其余凸出来凹进去的，全靠人了。当时悬崖上的人老长一排呢，全是青年；一根麻绳，一端拴在腰间，一端系在山上，两人一组，一个扶钎，一个抡锤，凿呀凿呀，钎印就是这样来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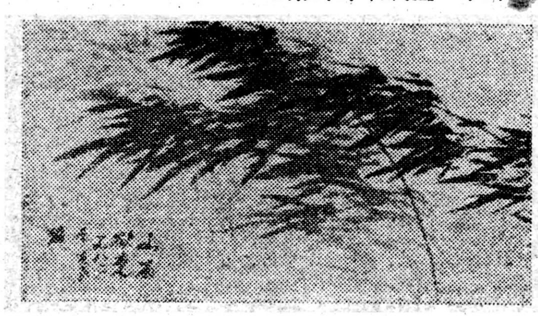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不禁惊叹起来，敬佩地惊叹着。

自然地，大家从钎印谈到一砖一砖筑起的万里长城，一镢一镢挖出的南北运河，谈到了葛洲坝、引滦渠，谈到了人的力量。

这时，汽笛响了，我们探头望去，只见一列火车自东向西，飞驰而来。我们忘记了年龄，象小孩一样，采集了满把的野花，站到铁道两边呼喊着，挥舞着，直到火车驶进前面的隧道和山丛，驶向遥远的地方……

山谷静下来了，我们又听见了宝鸡峡的水声。望着这以钎印记载着人的意志的悬崖，那水声，显得柔和极了。

我们离开了悬崖，但是钎印留在心里了……



山雨欲来（国画）程友民

写作杂谈

作文如造屋

夫　青

明朝人王骥德说：“作曲，犹造宫室者然。工师之作室也，必先定规式，自前厅、而堂、而楼、……前后、左右，高低、远近，尺寸无不了然胸中，而后可施斤斲。作曲者，亦必先分数段，以何意起，何意接，何意作中段敷衍，何意作后段收煞，整整在目，而后可作结撰。此法，从古人为文、为辞赋、为歌诗者皆然。”他这里是以造宫室比说文章的谋篇布局。

写文章也要搞好构造设计，动笔之前有个“蓝图”。古人讲究文章的起、承、转、合，本来是指文章的开头、承接破题、展开穿插、结尾。但后来被一些八股家程式化了，成了僵死的框框。八股不可取，不过文章乍起乍落，分段分层，过渡、照应等还是要讲究的。这些要安顿好，最好是动笔之前列提纲、打腹稿，即所谓构思。

文章的结构，也要善于变化、创新。老八股是被淘汰了，“新三段”等也令人看得厌。不错，大凡文章总不外乎提出问题——分析问题——回答问题。而问题的问题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提出，以什么样的形式分析，又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回答，要不落俗套，变换出比较新的格局来。不然，虽然不是千篇一腔，却成了千篇一面，岂不也令人索然。

一个城市的房子，如果一律的“火柴盒”，市容未免单调呆板。人们需要“摩天大楼”，也要玲珑庭院；欣赏豁然开朗处，也陶醉于曲径通幽地。写文章，不仅内容要丰富，形式也要多样。一个作者即使长于一种文体，也不妨练练别的样式。会使“十八般”兵器，用起一种家什来套数也会多几招。

海边，有我的船

薛瑜阳

海边
有我的船
停在沙岸

月儿明亮
戴着黄黄的晕圈

昨晚
暖风和浪花
亲吻絮谈
在珍珠贝和海参面前
在天使鱼和海星面前

早晨
我的船
结了一层盐
虽然，它
又苦又涩
可亮晶晶的
白雪一般

老渔民走来了
堆茧的手
解开了船缆
身后
跟着他的小孙子
赤脚，提着菜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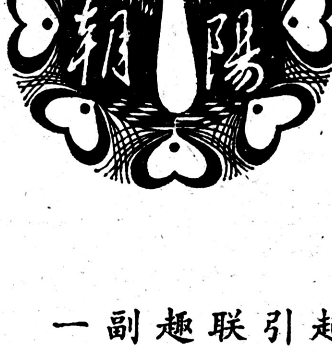
起风了
我的船就要走了

山村教师

（散文）

李建邦

看见你，我会想起那林中的山雀，它总是眷恋着自己在树叉间筑成的巢窠，眷恋着巢窠中那叽叽喳喳的一群。无论是清晨，是傍晚，还是风天，雨天，它总是忙碌在林间，噙来一只只小青虫，去满足巢窠中那张张小黄嘴。终于有一天，幼雏飞出巢窠，飞出森林，飞向远方。此时，它一定感到十分惬意。当你送走一批批毕业生，你的心情不也万分欣慰么？



画图临出秦川景　亲到长安有几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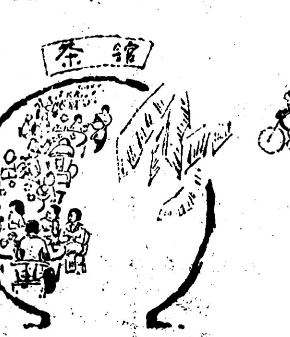
金元时期的元好问，诗风悲壮雄健。他尊崇杜甫，刻意求索写诗的艺术技巧，有论诗诗三十首，此为第十一。全诗是：“眼处心生句自神，暗中摸索总非真。画图临出秦川景，亲到长安有几人。”这里，诗人不赞同脱离生活、临摹他人、毫无生气的创作方法。以作画打譬方，深入浅出，引申出写诗的道理。只有对所写的事物仔细观察，心领神会，有感而发，才能写出打动人心的好诗来。（霁　帆）

蓉城游记

许志强

一来八碗

靠竹吃竹



信息中心

不算违章

卖衫子的[illegible]

一副趣联引起的故事

一九三七年，有人作了这样一副趣联：

将军出资办“三户”意在亡秦

文豪挥笔理千篇心为抗日

这幅对联，妙趣横生地记叙了一则一位将军和一位文人、以文会友办杂志的佳话。

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间，老舍先生和赵望云、王老向、何容等一伙文人住在武昌千家街的福音堂。这年十一月三十日，冯玉祥将军也来到了武汉，国民党的军委会将他安排在汉口一座银行里居住，冯将军却没有去，也住进了福音堂。时间不长，他就和老舍先生来往频繁。

一天，冯玉祥请老舍吃饭。饭间，冯将军问老舍：“咱们能不能出一本文艺杂志宣传抗日？”老舍先生风趣地回答：“麾下有人有笔，就是印不出来呀！”冯玉祥接着说：“你准备文章，印刷的问题由我来解决。”

他们就这样定了。时隔不久，冯将军就派秘书在汉口办起一个小型印刷社，他们取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”之意，起名“三户”，表示抗日必胜的信心。同时，老舍与何容、王老向等也在短期内赶写文章，编辑成册，一本抗日的文艺杂志《抗到底》就这样问世，这段趣事，一时传为佳话，故有人拟联歌颂。

（陈旭　辑）